

刊例
第一頁每行一元
第二頁每行八角
第三頁每行六角
第四頁每行四角
第五頁每行三角
第六頁每行二角
第七頁每行一角
第八頁每行八分
第九頁每行六分
第十頁每行四分
第十一頁每行三分
第十二頁每行二分
第十三頁每行一分
第十四頁每行八分
第十五頁每行六分
第十六頁每行四分
第十七頁每行三分
第十八頁每行二分
第十九頁每行一分
第二十頁每行八分
第二十一頁每行六分
第二十二頁每行四分
第二十三頁每行三分
第二十四頁每行二分
第二十五頁每行一分
第二十六頁每行八分
第二十七頁每行六分
第二十八頁每行四分
第二十九頁每行三分
第三十頁每行二分
第三十一頁每行一分
第三十二頁每行八分
第三十三頁每行六分
第三十四頁每行四分
第三十五頁每行三分
第三十六頁每行二分
第三十七頁每行一分
第三十八頁每行八分
第三十九頁每行六分
第四十頁每行四分
第四十一頁每行三分
第四十二頁每行二分
第四十三頁每行一分
第四十四頁每行八分
第四十五頁每行六分
第四十六頁每行四分
第四十七頁每行三分
第四十八頁每行二分
第四十九頁每行一分
第五十頁每行八分
第五十一頁每行六分
第五十二頁每行四分
第五十三頁每行三分
第五十四頁每行二分
第五十五頁每行一分
第五十六頁每行八分
第五十七頁每行六分
第五十八頁每行四分
第五十九頁每行三分
第六十頁每行二分
第六十一頁每行一分
第六十二頁每行八分
第六十三頁每行六分
第六十四頁每行四分
第六十五頁每行三分
第六十六頁每行二分
第六十七頁每行一分
第六十八頁每行八分
第六十九頁每行六分
第七十頁每行四分
第七十一頁每行三分
第七十二頁每行二分
第七十三頁每行一分
第七十四頁每行八分
第七十五頁每行六分
第七十六頁每行四分
第七十七頁每行三分
第七十八頁每行二分
第七十九頁每行一分
第八十頁每行八分
第八十一頁每行六分
第八十二頁每行四分
第八十三頁每行三分
第八十四頁每行二分
第八十五頁每行一分
第八十六頁每行八分
第八十七頁每行六分
第八十八頁每行四分
第八十九頁每行三分
第九十頁每行二分
第九十一頁每行一分
第九十二頁每行八分
第九十三頁每行六分
第九十四頁每行四分
第九十五頁每行三分
第九十六頁每行二分
第九十七頁每行一分
第九十八頁每行八分
第九十九頁每行六分
第一百頁每行四分

報晶
社址上海
電話二四八
今日一張大洋一分

定價
每份大洋一分
每月大洋三角
每季大洋九角
每半年大洋一元八角
每年大洋三元六角
廣告刊例
第一頁每行一元
第二頁每行八角
第三頁每行六角
第四頁每行四角
第五頁每行三角
第六頁每行二角
第七頁每行一角
第八頁每行八分
第九頁每行六分
第十頁每行四分
第十一頁每行三分
第十二頁每行二分
第十三頁每行一分
第十四頁每行八分
第十五頁每行六分
第十六頁每行四分
第十七頁每行三分
第十八頁每行二分
第十九頁每行一分
第二十頁每行八分
第二十一頁每行六分
第二十二頁每行四分
第二十三頁每行三分
第二十四頁每行二分
第二十五頁每行一分
第二十六頁每行八分
第二十七頁每行六分
第二十八頁每行四分
第二十九頁每行三分
第三十頁每行二分
第三十一頁每行一分
第三十二頁每行八分
第三十三頁每行六分
第三十四頁每行四分
第三十五頁每行三分
第三十六頁每行二分
第三十七頁每行一分
第三十八頁每行八分
第三十九頁每行六分
第四十頁每行四分
第四十一頁每行三分
第四十二頁每行二分
第四十三頁每行一分
第四十四頁每行八分
第四十五頁每行六分
第四十六頁每行四分
第四十七頁每行三分
第四十八頁每行二分
第四十九頁每行一分
第五十頁每行八分
第五十一頁每行六分
第五十二頁每行四分
第五十三頁每行三分
第五十四頁每行二分
第五十五頁每行一分
第五十六頁每行八分
第五十七頁每行六分
第五十八頁每行四分
第五十九頁每行三分
第六十頁每行二分
第六十一頁每行一分
第六十二頁每行八分
第六十三頁每行六分
第六十四頁每行四分
第六十五頁每行三分
第六十六頁每行二分
第六十七頁每行一分
第六十八頁每行八分
第六十九頁每行六分
第七十頁每行四分
第七十一頁每行三分
第七十二頁每行二分
第七十三頁每行一分
第七十四頁每行八分
第七十五頁每行六分
第七十六頁每行四分
第七十七頁每行三分
第七十八頁每行二分
第七十九頁每行一分
第八十頁每行八分
第八十一頁每行六分
第八十二頁每行四分
第八十三頁每行三分
第八十四頁每行二分
第八十五頁每行一分
第八十六頁每行八分
第八十七頁每行六分
第八十八頁每行四分
第八十九頁每行三分
第九十頁每行二分
第九十一頁每行一分
第九十二頁每行八分
第九十三頁每行六分
第九十四頁每行四分
第九十五頁每行三分
第九十六頁每行二分
第九十七頁每行一分
第九十八頁每行八分
第九十九頁每行六分
第一百頁每行四分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目發明以來感受社會所推許
有補血生精滋陰補虛之功效
實和平無副作用男女老幼均可服用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是丸功能壯筋骨補血氣固精專治遺
精陽萎腦力衰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
尤能助消化之消化力之強壯也
清血血分毒除人身內毒實患花柳
病者服之去汚生新清血凡疥癩瘡
鮮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
驗如神
每瓶二元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目發明以來感受社會所推許
有補血生精滋陰補虛之功效
實和平無副作用男女老幼均可服用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是丸功能壯筋骨補血氣固精專治遺
精陽萎腦力衰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
尤能助消化之消化力之強壯也
清血血分毒除人身內毒實患花柳
病者服之去汚生新清血凡疥癩瘡
鮮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
驗如神
每瓶二元

張世楷
瘰癧子頸膏藥
明說
凡男女老幼之患瘰癧子頸者必由先天不足後
天失調或因勞心過度或因憂思過度或因房事不
節或因飲食不節以致血氣不調而致此症之起
工本必大矣若不早治必致成癰疽之患矣本藥
專治瘰癧子頸不論新久一貼即愈其效如神
每張大洋一角五分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家藏良藥
龍虎丹
此丹天下有情
人都成眷屬
此丹係家傳秘方專治一切瘰癧子頸不論新久一貼即愈其效如神
每張大洋一角五分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立退腳腫丸
此丸專治脚腫不論新久一服即愈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立退腳腫丸
此丸專治脚腫不論新久一服即愈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海神精
服內
毒解血清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此藥專治花柳毒瘡不論新久一服即愈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瘡藥
此藥專治一切瘡毒不論新久一服即愈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和盛號飾首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
鑽石珠寶翠鑽表精鑲白
金中外時新飾金銀器皿
定價劃一不合包退換併收
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
兌還拆或代鑲代化格外克
如蒙賜顧請臨上海江西
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
七號

育亨賓片
此片專治一切虛弱不論新久一服即愈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萬應消瘰丸
此丸專治一切瘰癧子頸不論新久一服即愈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林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藥
此藥專治一切瘰癧子頸不論新久一服即愈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症
腎弱之症宜速治之
此丸專治腎弱之症
不論新久一服即愈
其效如神
每瓶大洋一元
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分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
一號

版二第

和強盜說好聽的話

(翁丹)

強盜先生問你：你們賞貴姓？

我說：我們是黃帝的小孫，號稱黃帝城陽縣人。但是先先生的前輩老英雄有一位名路的，他胞兄便是大大有名的一柳下惠。我要喊先生一聲同胞，那些黃狀子，就疑惑我以半壞不亂的聖人居了。我遂敢如此狂妄；有人說：先生不算數辭。民國以來，第一任孫大總統、人也不過個他個中山先生，可見先生二字，不但可抵老爺，可抵大人，並且略中有個皇帝陛下，的身分，豈能不算尊而且敬的敬辭呢！有人說對着先生們，該避諱強盜的字，你呼甚麼麼上君子等等，似乎入得這些，我想先生們就避諱得很，用的手書都是最新式的，對於文章，一年歡喜新年，再文墨糊塗的稱呼，豈不討厭。從前有一個得道的狐狸精，人說狐狸，他毫不動氣，人問他何以不動氣，他說狐叫做狐，與人做人是一樣，先生們難道不如狐狸嗎？我想稱你們為強盜先生，和稱我為新聞記者，也是一樣，不過強盜是一個名詞，是絕不惱的了，是我的意思，先生們還是改業的好，向來這個盜字，與娼子是天生的一對，如今女界也要繁榮起來，男界這個盜字，也要跟着一齊做個過時代的名詞，豈不是男界不讓女界出風頭了嗎？我到不是這一個意思，列國過去的一位李季廉，他在政府時，很害怕強盜，問到孔夫子，孔子說了幾句聖人的話，沒寫下一個字，而強盜的不是揚州才子汪中，天下聞名的，他把古來一個強盜，裝裱了一大篇文章，那時時候許的福祿見，洋中把這篇「狐父之盜頌」刻在「述學」的書內，也不會犯禁，可見先生在社會上，只有富家說不好罷了，富人破家的發達，且必得是富人，必得用亮堂堂的金剛鑽等類來勾引，才有電勸先生們改業，豈不是不知大小輕重了嗎？然而這個時候，先生們有萬萬不可不改業的原因，爲甚麼呢？現在世上的好人，往往被壞人利用，不上課的學生，是「副車之嘆」，先生們做的是強盜，閱歷深遠趨避，趨避上和那些好像處女不知世事樣的學生不同，難道還怕被人利用嗎？但恐怕世上果有個學德意志且侵略野心的國家，與舊做強盜的，他就依附着舊的好意，是破官人抽權，還可以出來干涉，先生們啊！莫要誤會是與你親好的好意，是破官人們要的勢力，把地方弄得貧如洗，正等着「謁望而漁」的話了，三年兩年以後先生們便不改業，又從那裏討生活？要外人以我輩爲己帶了兵來，把中國變成他的領土，人家強盜辦得好，便探山得精，先生們那時也不免完全失業者，我想一個做強盜的好漢，也就應該沒有怕怕事爲，應做了強盜，還學那鴉包商人的，去掛洋旗呢！人家妓女愛愛嫖，先生們豈有不愛國，可一既做強盜，便有富家想來利用着做機關，不過改業，免得爲亡國的引線，受高世忠的惡名，現在又有一班知識家，好談過激主義，爲的是花樣翻新，要是先生誤會，以爲富家不均，才生出強盜的職業，似乎實行過激主義，倒免不了打家劫舍，費

路走得少

石破皮破話我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委實有一點不錯。他說我『書讀得多，路走得少』其實我讀的書固然不多，至於路走得少這句話，却很自然不覺解嘲，做小說子，一雙手固是要活靈活現，一雙腳畢竟也要活潑，我自幼兒除得到泰州院試，南京鄉試，共牠兩回，不到十個月，就回國家裏來了，可憐又沒有到北京會試的分兒。所以北京的路，一概都未曾走過，在十年多頭裏，曾往上海一次，其時的風景，與自前又不相同，轉是在武昌漢口，曾經統帥一營整八個年頭，至於蘇州福州，更是不曾光顧過的地方。我著那『俠風奇緣』的當兒，胡亂說說給大家聽罷。

是在蘇州北門刑人，當時就有人笑話我說蘇州刑人，斷沒有在北門的，道理哈，這也不足為奇，最奇的，我在武昌漢口，算是多年的寓公了，偏生做起小說來，還有時檢點不到，怎麼說那韓鳳琴在武昌騎了一匹快馬，眨眨眼跑至漢陽鎮君呢，有一個促來朋友，替我在這當兒，編了一句說是『一馬衝過漢陽江』，論我並不知道是不知道，是這漢陽江，因為說得高，所以趨勢就會衝過去，我走過的路，向且如此糊裏糊塗，何況不曾走過的路呢，我因為石破皮的，話說得有趣，不免想起我的笑話來，說給大家聽罷。

就說：小子福薄，沒有能射達其盛，就是上海這花國的第三任大總統，

石破皮破話我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委實有一點不錯。他說我『書讀得多，路走得少』其實我讀的書固然不多，至於路走得少這句話，却很自然不覺解嘲，做小說子，一雙手固是要活靈活現，一雙腳畢竟也要活潑，我自幼兒除得到泰州院試，南京鄉試，共牠兩回，不到十個月，就回國家裏來了，可憐又沒有到北京會試的分兒。所以北京的路，一概都未曾走過，在十年多頭裏，曾往上海一次，其時的風景，與自前又不相同，轉是在武昌漢口，曾經統帥一營整八個年頭，至於蘇州福州，更是不曾光顧過的地方。我著那『俠風奇緣』的當兒，胡亂說說給大家聽罷。

是在蘇州北門刑人，當時就有人笑話我說蘇州刑人，斷沒有在北門的，道理哈，這也不足為奇，最奇的，我在武昌漢口，算是多年的寓公了，偏生做起小說來，還有時檢點不到，怎麼說那韓鳳琴在武昌騎了一匹快馬，眨眨眼跑至漢陽鎮君呢，有一個促來朋友，替我在這當兒，編了一句說是『一馬衝過漢陽江』，論我並不知道是不知道，是這漢陽江，因為說得高，所以趨勢就會衝過去，我走過的路，向且如此糊裏糊塗，何況不曾走過的路呢，我因為石破皮的，話說得有趣，不免想起我的笑話來，說給大家聽罷。

就說：小子福薄，沒有能射達其盛，就是上海這花國的第三任大總統，

好大總統

(皮石)

上海状元夫人

梅蘭芳這回對上海，最出風頭的戲，就是這齣上元夫人。前後唱過四次，都賣滿座。那天女報主筆嚷：『瞎噱！繡娘咄咄時髦的，二教民先生在這齣戲上，也很得意，一面寫去問那北平的凌雪懷閣主，一面囑在下來的報告，我理想上原就覺得必不會好，後來又讀了發霉先生的（紹介狀元夫人），我怕心更涼了。』本想不去花那冤枉錢，我又怕不叫毓良先生，所以只好犧牲這三塊大洋，多開了開這個眼界，前因雖然已經

寫了一篇海上所見之狀元夫人）可是拼一漏萬，略而不詳。（第二天又拜讀了凌雪先生的《梅夫人聖德文》所謂愍念慈恩，皆成文章，真是佩服的）五體投地，這位梅夫人，在上海唱的，同凌雪先生說的，有些不同的地方大約是聖德謙冲，在那裏國唱的時候，改良，我不妨把上海唱的情形再說說他，說也好，跟凌雪先生說的印證印證，究竟有看還是改生良哪？還是愈改而愈不好看呢。

（未完）

愛友習光

得

(一)
(二)
(三)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則敬悲文臨

第九回 劉德輝吟吟爲文辭
劉德輝大罵富貴詩

再說我這書中那一位祝鵬文先生，自從被做三手擄回蘇州，取消了他的三四吃着的氣得那個祝鵬文要死飯給他吃着，覺得那個祝鵬文要死，又不因爲君子然一身公則無所傍，不得忍氣吞聲，在張公面前做一個中等食客，除得剪髮沐浴，換洗小衣，向廨房那裏開支幾百文用度，其他窮苦人沒有指望。可巧近來公館裏忙著喜事，張三派他照料一切，他便盡心竭力，終日慌忙碌碌，想討張三主的歡喜，喜期那一日，賓客如雲，鵬文一眼望去，覺得都是些有體面的鄉紳，還夾雜着許多現任官員，祝鵬文心裏不覺動了一動，當時也套了一件竹布長衫，穿接履的在廳上迎賓客，也是綽綽有餘，矗生在那許多座客裏面，聽中了一位青年公子，他家傳出孤身本位，殷勤勤的去同人樓周旋，那時公子初時也不甚識得起他，後來見他說話很有

如雲不棄，復得用之。
鶴鳴梅溪：說者，便即附席底下，聽了一聲來呀。登時就跑上四名幫家人，連着手點候分付公子取賬。寓意叫他他們在店裡子裏取賬名片出來，交給鵬文。鵬文接過名片，那敢怠慢，必恭必敬，取出名片，將那名片貼肉藏着一直陪這位公子吃過午飯，然後坐着轎子走了出來。這公子是誰呢？不把話說出來，以後的事迹，如何會有轉。將原來當初西門地外有一座橋，磨坊的那磨坊老板、人都喊他做鵬公。本是農出身，爲人却極好動儉，在地下曾經挖出八大金銀時候，因此起家發福，時道值生二孩兒，取名家驊，小時適值多難，各州縣應考的童生，却還不多，一驢子見他兒子能讀幾本書，便在村州買了籍貫，一考便考到一名秀才。

(未完)

夕陽江檻錄
(二)
題辭

祖

當時便有一個朋友，姓趙名德，引了做了一首詩說道：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書如少師經，畫比石渠編。自吃一元會，黃池兩鼻烟。偶然訪朋舊，門若會無緣。

湘秋笑道：那位先生也可以算得玩世不恭了，倒是這一句道道非常道，和你了兩句又是什麼話呢？愜齋笑道：你不知道，是他自從去年以後，便改了道裝，人家都稱呼他做靈道士的，有一回他獨個兒跑去訪一個朋友，那個朋友也做過道士，見了他，寒裏自然有門房，門房見了他，當他

是一個才子，便對他說道：道是你往別家去罷，這裏是僧道無緣，說罷也不理他，還自進去了，他得個然而返。這時又說的卻是這一段故事了，說罷大家又吃了幾盞酒。

趙靈翁笑道：你倒說黎道士的故很詳細的，但是還有方才說起的位龍龍門先生呢？他不是在位嗎？你們倆有會過沒有？愜齋搖道沒有，沒有他和湘秋渾金春位差不多算今日的新黨了，我沒有和他相識。我自己家裏，在有一間門聯，聯叫做萬緣烟雲欲

說梅

(生靈春)

梅蘭芳之戲凡稱盛曲者皆知其不好，而能致此盛名，可見其少之無公道，亦可見世之知音之少也。昨晤春覺生君，暢論戲曲極爲相投，出其近作驗梅，所言詎見其大，對此極盛流行時代，得此可當樂石，亟爲錄出，以供衆覽。春君名考字治先，別號楚生，冀國會議員也。唱老生，爲北京主要友，戲稱蓋極稱漢也。小隱阿謫。

梅蘭芳之祖父，叫梅巧齡，富年在四喜班草臺名的時候，鄉人不過十幾歲，所以只聽過他的戲，未識過他的面。至於蘭芳的伯父大爺，號南田，是老熟的琴師，南田早年搭皮黃，亦與老調拉琴，因爲鄉人酷好皮黃，所以三朝兩夕的會面，南田爲人風

無論如何，決不攻擊他，一則因爲他伯父有這樣的交情，二則蘭芳孩子是我看他長大成人，的（蘭乳名禿子也）自從他祖父巧齡故去，家業中落，南田雖然拉琴爲業，那樣年月，作藝的尙守老規矩，那天不到幾個月，錢已十或八，南田戲園演戲，日得十或八，南田過一二千元，所以家不能支持，把蘭芳帶入私塾成科班，是時邵唱老生，附到衣雲霞科班，是時邵在京住居柳飲宴，便與人介紹，的晚上，後來他搭入天樂園，終名的聲的壓起來，不上幾年，竟成一個，蒸騰的世界上大角牌，總算崛起祖業，振興家聲，不但我不攻擊他，而且要敬服他呢！未完。

最近看報，聽說將紅英家老五，他自縊，繞四國的成說，羅君投了，便與東洋船幫起程，到了日本，不曉得做了甚麼事，留留至年，記者了大覺詫異，急於三十號，到

前幾天，外間謠傳羅君生，死而復活，或說，羅君未投海，自去客居，埋名住在東洋，與祖國不通音信。

我之花事誌

（癸）

春江花事

(匏老)

上來試逼得人走頭無路的啊、